

「嫦娥奔月」神話在演義小說中之衍變

黃鈴雅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摘要

「嫦娥奔月」神話最早出自《歸藏》，是中國流傳甚廣、影響甚巨的神話之一。在《有夏誌傳》、《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開闢演義》、《歷代神仙演義》與《上古神話演義》這五本演義小說裡，都同時使用「嫦娥奔月」神話作為創作題材。然由於原始神話本身的簡略與模糊，導致後代作者在使用神話當作小說情節題材時，產生相當程度的改動。故本文從嫦娥的形象塑造、奔月的肇因及嫦娥與羿之結局此三個問題出發，探討此問題在小說情節中的發展與演變，藉以一窺古老神話「嫦娥奔月」如何在後代小說中被重新詮釋改寫。並在最後結語處歸納出由於時代的流轉、語言的多重詮釋與作者意識的攙入，是為從神話到小說間影響創作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嫦娥奔月、神話、嫦娥、羿、演義小說



壹、前言

神話是先民想像力的跌躍翻造，它的內容雖是非經驗性的，然而卻又真實的凸顯了在當時時空背景下的生活模式與想像思維，在缺乏文字記錄的遠古時代，甚至可當作史料的補充。「神話本來就不是固定不變的。它除了在文獻中固定下來的特殊情況外，它從內容到形式，必然是在逐漸流動、變化和發展的¹」。這種只有簡練文字，略具情節架構的神話，不管其發展演變過程中有多少的想像增補、情節變異、穿鑿附會……，亦或將故事的角色情節搬弄到不同的文類中獨立發展，在其複雜撩目的敘事體裁背後，還有多少神話情節的存在？而神話情節是否真構成某一民族相同的文化記憶，這種影響是會在歷史的洪流中交會壯大，永傳不朽？或是僅被後代作者挪用部分情節，將古老神話內容「舊瓶裝新酒」，賦予不同的文學意義、時代價值？

本文從重述神話上思考，探討後代文人如何利用「嫦娥奔月」神話素材，在「小說」這種後出的體裁上進行情節的模仿或改動²。明代由於書肆大興，印刷業發達，坊間開始出現了一批混雜過往神話傳說與歷史傳奇的演義小說，這些小說大抵從收錄舊有神話較多的古籍取材，收集零碎的上古神話，再用流暢的口語白話改編寫成。這些故事開頭通常從遠古神話如盤古開天說起，雖然部分內容雜蕪，良莠不齊，尤其多好談神仙怪異之事，不過也有部份書寫生動且評價較高的作品。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³產生於政治最黑暗敗壞的明朝萬曆年間，以史為鑑，欲達警世勸善之效。

其中，有使用「嫦娥奔月」神話為部分劇情者，雖有相當程度的雷同因襲，然因作者意識的展現與觀察視角的不同，以及神話本身的變異性，使得故事內容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呈現紛繁多變的面貌。此外，討論演義小說中對神話的重寫改動亦可印證神話歷史化⁴的過程，因為小說創作必需經過作者理解後，將原始神話向讀者重新詮釋，如此一來，雖然神話情節變得更為合理，然神話也在其過程中逐漸消亡了。

由於「嫦娥奔月」神話本身僅在演義類小說中就有不同發揮與開展，為了避免雜蕪不菁，又礙於篇幅所宥，本文僅將討論文本放在該類型小說中。又為了釐清神話與小說這中間錯縱複雜的關係，因此在透過情節比較分析之後，思考此類以神話為題材的小說，是保留較多原始神話情節？或是融入更多作者意識？

¹ 張振犁：《中原古典神話流變考論》，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5月，頁1。

² 據目前筆者所見在演義小說中有關「嫦娥奔月」記載的小說共計有《有夏誌傳》、《七二人朝人物演義》、《開闢演義》、《歷代神仙演義》與《上古神話演義》共五本著作，編寫朝代自明朝起到民初，皆為章回體小說。

³ 七人二朝人物演義共四十卷，作者無考，是一部以眾多人物為描寫對象的傳記小說。其成書可能與《七十二朝四書人物注釋》（成書約在明嘉靖年間）有關，故為明末之作品無疑。

⁴ 魯迅先生曾提到中國神話只存片段的原因：「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為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被當作神話歷史化一說的開端。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6。



在經由文本的搜羅考究後，筆者發現「嫦娥奔月」神話在演義小說裡往往都只是構成情節內容的一小部份，並不是整本書的敘述主體。這是因為演義小說大多屬於通史性質，因此每一回目都各講一個故事，即使是斷代歷史演義如《有夏誌傳》⁵，在講述羿與嫦娥部分也僅有一卷的份量。此外，關於嫦娥其人其事則大多依附著羿神話發展而來，這是因為在演義小說裡，為了達到警世勸善、藉古喻今的目的，羿都被塑造成一位奔波勞苦、為民除害的英雄，所以指的是堯的臣子偃羿⁶，而非夏朝時那位殘佞不仁的后羿（又稱夷羿），故敘述主體都在羿身上，嫦娥本身尚未從配角一躍而成為故事主角。⁷即便如此，這些故事對於過往神話還是多有改寫增益，尤其對於嫦娥身分的附會塑造、奔月動機的推論改編、嫦娥結局的浪漫想像等方面，更是出現與神話截然不同的情節發展。過往對於嫦娥奔月神話的研究中，多偏重在神話的溯源與月宮主題的建構，關於在小說裡如何運用神話鮮少被論及，實為一缺憾。故本文以《有夏誌傳》、《七二人朝人物演義》、《開闢演義》、《歷代神仙演義》與《上古神話演義》作為探討文本，分析「嫦娥奔月」神話在演義小說中的發展脈絡。

貳、「嫦娥奔月」神話背景考述

一、「嫦娥奔月」神話的原始記載

研究神話的學者袁柯曾經說過：「不死之藥服了可以長生不死乃至升天成神的大概只有『嫦娥奔月』一例。⁸」先民對永生不死的追求與渴望是「嫦娥奔月」神話所透露的原始意蘊。之後，由於加上其它附會衍申的傳說，又進一步擴大情節內容，「嫦娥奔月」始成為富有人性試煉、長生渴望、愛情詮釋、月宮想像……等豐富意涵的完整故事，久在民間盛行流傳不衰，成為中國文學中常見的題材。

最初關於嫦娥奔月的記載其實相當簡略，今可據《文選·月賦》李善注引《歸藏》⁹：「昔常娥¹⁰以不死之藥犇月。」¹¹與《文選·祭顏光祿文》李善注引《歸藏》：「昔常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¹²來看。上述這兩則注文同樣引自《歸

⁵ 《有夏誌傳》，全稱《按鑿演義帝王御世有夏誌傳》。署為「景陵鍾惺題」，然作者亦為偽托。上圖下文，篇首記：「大禹受命治水起，成湯放桀南朝止。」總括了故事時代脈絡，其內容主要偏向記載上古神話。

⁶ 在這五本小說中，僅有《有夏誌傳》例外，該書由於主要講述夏朝的歷史，所以羿不得不設定為有窮式后羿，但關於羿之傳說，與堯時偃羿仍有交會融通之處。

⁷ 如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中作者在故事一開頭還特別註明要講述的主角是堯時的偃羿而非夏朝有窮氏的君主后羿。見文中所述：「然夷羿取名，因自恃善射，有慕於堯時偃羿，故亦取羿為名。夷羿善射，不過尋常射法，怎如偃羿的神射。今日聊以借題發揮，試講偃羿之事。」

⁸ 袁柯：《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⁹ 《歸藏》為殷商時候的易經，在魏晉之後已失傳。最早見《歸藏》書名在劉歆所發現之《周禮·春官·太卜》中。由於《周禮》是否真為上古經書或部分為劉歆所偽託，目前學界尚無定論，加上《漢書·藝文志》沒有出現《歸藏》之著錄，也有學者懷疑《歸藏》之真偽。不過在1993年3月，湖北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中出土了《歸藏》，歷來也有不少引書出自《歸藏》，因此該書存有的可能性應該頗大。

¹⁰ 關於嫦娥之名有多種說法，另有常羲、尙儀、姮娥、純狐、洛嬪、結璘……等等不同的名稱。

¹¹ 蕭統選，李善注：《李注昭明文選》，台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年，卷十三，頁274。

¹² 同上注，卷六十，頁1293。



藏》，且只有一、兩句簡短的紀錄，但其實已開始出現些微的差異。第一、前文沒有提到嫦娥的不死之藥從何而來，而後文有了交代。第二、後文之「奔月為月精」開啓了後人對於嫦娥奔月神話的浪漫想像。因為奔月之「奔」是個動詞，到底嫦娥服食不死藥之後，是以何種姿態奔月？成為月精之後，又是如何安排她的神仙生活？她又為何變成羿的妻子？這些還沒有答案的伏筆，都在後來的雜錄陸續有開展想像。

至於羿神話本身也為一獨立且流傳久遠的神話傳統，羿本身既為神話人物又為傳說人物。¹³自從漢代開始，「羿」與「嫦娥」兩則神話便開始產生合流，如《淮南子·覽冥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悵然有喪，無以續之。」¹⁴從這則記載開始，故事有了重大的轉變。原來在《歸藏》裡，沒有交待后羿得到不死藥的來歷，而在《淮南子》中，我們可以知道，嫦娥的不死藥是從羿處「偷」來的，東漢高誘注《淮南子》就補充說明道：「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竊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為月精也。」同樣王充《論衡》記：「后羿善射，從西王母處取得不死靈藥，為其妻嫦娥竊服，遂得不死，奔於月宮。」¹⁵由此更可以確認嫦娥與羿之間的夫妻關係。

二、「嫦娥奔月」神話的敘事發展與後來的補充

嫦娥神話發展至此，事件角色已發展清楚，故事輪廓也可以說大致抵定，接近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文本，即竊藥—>奔月—>成為月精這條簡單的敘事脈絡。雖然截自目前為止，故事的基本架構已完成，然就文本看來，這些簡短的紀錄其實還有許多的敘事容量可供承載，許多問題尚未解釋清楚，構成了神話的模糊地帶。例如其一，嫦娥是何方人氏？她的性情外貌究竟是如何？其二，嫦娥為何要偷藥獨自一人成仙？其三，嫦娥奔月之後，由凡入仙後的生活情境又是如何？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在神話不見交代，所以原始文本中的簡短敘述反而讓後人有更多想像開展。上述三點，也正是後來對「嫦娥奔月」神話補充描寫最多之處，下文先從後世文獻雜錄的記載中，找尋其發展脈絡。

針對第一點，由於嫦娥的背景資料模糊，令人充滿想像，甚至她究竟是凡或仙也大有爭論，為了解決這個疑問，後世常見的一種說法便是將嫦娥與月之女神「常羲」¹⁶混而為一，故嫦娥的身分也因此被仙化了，也順而將「竊藥」的動機合理化為羿害嫦娥下

¹³ 關於羿的記載，最早可見《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帝俊是上古神話人物，這裡很明顯可以看出羿的神話性。同樣在《楚辭·天問》：「帝降夷羿，革孽下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後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這裡的羿又稱「夷羿」，羿雖然在後來轉變成堯時的臣子，如《山海經·海外東經》郭璞注引《淮南子》：「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鳥盡死。」但仍不減其神話性。但是在《左傳·襄公四年》裡卻另記載夏朝時有窮氏殘暴而不得民心的首領后羿：「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且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後被其臣下寒浞所殺，很明顯此時的羿變成了歷史上的羿，又稱「后羿」。早在高誘注《淮南子》時就發現這點，亦特別說明：「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然在後世傳說中，「夷羿」與「后羿」的故事仍被交雜混淆的流傳引用了，這是神話的歷史化過程中常見的現象。

¹⁴ 陳廣忠注釋：《淮南子釋注》，長春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六卷，頁270。

¹⁵ 漢·王充注，清·惠棟批校：《論衡》，台北市：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7年，頁169。

¹⁶ 「常儀」又稱「常羲」，是上古神話人物。她與日母「羲和」同是帝俊的妻子。見《山海經·大荒西經》記：「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常羲生了十二個月亮，正好是一年十二個月。



凡，嫦娥竊藥僅是爲了回歸仙班。也因爲嫦娥「成爲月精」這句話，後人便將她與月宮神話一系列龐大的系統聯繫起來。例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¹⁷上文記載原與嫦娥奔月沒有相關，然在後來的小說中，也經常出現此段情節。再如月兔之說，最早見於《楚辭·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¹⁸更是與嫦娥神話風馬牛不相及。

然而這些情節意象都在後來的故事中陸續出現，可見得神話的情節傳播往往都是跳躍性的思考，不一定要有邏輯可言¹⁹，嫦娥、吳剛、玉兔之間唯一有關聯的可能就只有月亮，但按照神話的思維並不需要處理這三者間是如何發生關係的，所以後來在以「嫦娥奔月」爲小說中心的創作中，作者能夠隨心所欲的擷取素材，再加上自己的文學想像，讓這個古老的神話題材敘事空間無限的開展起來。

針對第二點，關於嫦娥竊藥的動機，與她的內心反應。見東漢時的《靈憲》：「嫦娥，羿妻也，竊西王母不死藥服之，奔月。將往，占卜於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²⁰這是文獻中首見嫦娥化蟾最早的記載。但是這段文字的重點其實是在爲嫦娥竊藥這一事件，在道德倫理上做解釋說明，試圖將「偷藥」的行爲合理化。此處加入了有黃爲之占卜的這一情節，很明顯是後人所疊加上去的內容，而占卜出來的結果似乎是暗喻了嫦娥竊藥與奔月爲仙，都是冥冥中註定好之事。並也透露出嫦娥其實內心也背負著道德良心的譴責，都已經將不死藥服下了，卻又前往占卜，可見內心的惶恐不安。東漢當時正是神仙方士之說盛行不衰的時代，又將讖緯之言奉如圭臬，這段紀錄也表達了當時人們一方面難以抵擋不死藥的誘惑，一方面又期待成仙後的生活能如想象中美好。《靈憲》中這段記載影響很廣，如《搜神記》中「嫦娥奔月」的記載幾乎全採自《靈憲》²¹，後來的小說創作又參考《搜神記》的紀錄，所以這一情節就成爲「嫦娥奔月」神話常見的一種說法。

最後關於第三點，嫦娥成仙之後的生活究竟如何？由於原始神話中嫦娥拋下羿，獨自一人奔月，人們便時常想像她獨自一人住在寂寥清冷的廣寒宮內，度過無數長夜。但也由於這種結局太過悲傷，再加上文人在詩詞創作中不斷美化嫦娥的形象，因此，也出現了改寫嫦娥與羿夫妻情緣的結局。如明·陶宗儀在《說郛》中引《三餘帖》寫道：「嫦娥奔月之後，羿思念成疾，正月十四日夜，忽有童子詣宮求見，曰『臣夫人之使也，夫人知君懷思，無從得釋，明日乃月圓之候，宜用米粉作丸，如月，置室西北方，呼夫人

¹⁷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見《中國史學叢書資料續編》，台北市：台灣學生書局，1975年，卷一〈天咫〉，頁12下。

¹⁸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天問》，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88。

¹⁹ 李維史陀認爲：「原始神話正表現出這種非理性邏輯。」見艾德蒙·李區著，黃道琳譯：《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頁67。

²⁰ 《靈憲》一書爲東漢·張衡所著，是紀錄有關天文曆算心得之書，今已亡佚。原文轉自《後漢書·天文志上》劉昭注引《靈憲》。《搜神記》中嫦娥奔月記載主要來自於此。

²¹ 《搜神記》中載：「后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見晉·干寶撰，《新校搜神記》，台北市：世界書局，2003年，卷十四，頁108。



之名，三夕可降耳。』如期果降，復為夫婦如初。」²²如此一來，嫦娥故事的部分空白似乎都被填滿了，嫦娥竊藥有了合理的動機，她與羿的故事也有了較為美好的結局。雖然這些出現在文人雜錄中的記載多為虛妄假托之言，不過卻成為了後來小說創作中虛構情節的重要素材參考。

參、演義小說中嫦娥的形象書寫及竊藥奔月動機

一、演義小說中嫦娥的形象書寫

由於在演義小說中，主要描述的都是羿的英雄事蹟，嫦娥是以羿的妻子身分順道提及，因此在交代背景時往往僅說「羿妻嫦娥」就簡單帶過，不過也有部份文本附會上古神話的說法，將嫦娥與宓妃兩個原屬不同神話人物合而為一，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這河伯神住居水府，管理河道。因新娶了河伯夫人，是宓國之女，名為宓妃，小字嫦娥。」羿與宓妃的關係早在《楚辭·天問》中就有記載：「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雒嬪？²³」因為羿與河伯之妻宓妃有神交，因此在小說中就将兩則與羿有關之女性的故事串連起來，擴大故事內容架構。同樣的在《歷代神仙演義》²⁴中亦是採如是說：「冰夷²⁵于仲秋上庚日死，靈元不昧，上帝署為河伯，許遣其女弟姮娥，監使者潛處高粱，暴漲河水。」²⁶由於嫦娥本身在神話裡身世背景空白，而小說敘述卻慣於交代角色的來歷背景，因此不免假托其他神話，另造新說。

另外，在最初的神話紀錄中，並沒有特別提到嫦娥的面貌為何，但在後來唐宋文人騷客的詩詞創作裡多歌詠嫦娥的美貌，加上嫦娥後來奔月成仙，身份為仙女，更加深後世對她容貌上美好的想像。而在演義小說中裡對嫦娥的想像亦是如此，極力誇揚嫦娥之貌美，如《有夏誌傳》中記述太康因慕嫦娥之貌美，願以幽州之地與后羿交換嫦娥：「武觀察得有窮后羿新得戎女嫦娥，色絕天下。他去奏知太康道：『必得嫦娥，天下女子不足道也。』²⁷在這虛構情節裡的嫦娥，足可比擬褒姒、妲己，是個擁有傾國傾城之貌的外族女子。

而在《上古神話演義》²⁸中利用嫦娥出場時的背景烘托描寫，更讓人對嫦娥之容貌

²² 明·陶宗儀：《說郛》，台北：新興出版社，1988，卷22下。

²³ 同注18。

²⁴ 《歷代神仙演義》原名《歷代神仙通鑒》，是一部稀見本小說。作者廣泛收集歷代史志、釋道經書與小說雜著中所載的神仙故事，連綴點染而成。全書共22卷，194節，1至18卷由徐道編撰，19至22卷由程毓奇續成，自康熙八年開始編撰，至康熙三十九年刊刻，歷時30餘年。

²⁵ 「冰夷」應是「馮夷」之誤，馮夷即指河伯，見《水經注·洛水》曰：「洛伯用以河伯馮夷門，蓋洛水之神也。」

²⁶ 清·徐道撰，周晶等點校，《歷代神仙演義》，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三節，頁130-137，以下若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不再重複出注。

²⁷ 《有夏誌傳》，見《古本小說叢刊》第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一，頁826-831，以下若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不再重複出注。

²⁸ 《上古神話演義》作者鐘毓龍歷時八年寫作，是唯一一部近世作品。內容貫穿了四千年間的歷史神話，以每個朝代重要的人物區分，共四卷一百六十回。寫作意義頗為深刻，宣揚仁政思想。



欽羨神往不已，見：「到了第二百夜間，果見彩雲一朵，從空飄下，環珮之聲徹耳，蘭麝之香撲鼻，仔細一看，原來果然是姮娥，不過裝束和從前大不同了，丰姿態度，尤為艷絕，老將這時，雖則萬種怨恨，亦說不出。」²⁹，后羿一見到豔絕群芳的嫦娥，即使心中原有再多的怨懟，都消弭不見了。另外，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裡嫦娥出場之時，更是利用小說中常見的人物贊筆法，虛構刻劃出一位風姿楚楚，穠纖合宜的絕世美人：「日映朱顏，風飄素袖，春山拖柳葉，秋水醮明星。霧鬢雲鬟，簇擁一朵高髻，桃腮杏臉，生成萬種嬌容。弱體果盈盈，不長不短，纖腰真怯怯，非瘦非肥。裙布荆釵，豈是尋常包裹，蘭姿蕙質，相宜雅淡梳妝。」³⁰由以上的敘述可知，無論小說中是將嫦娥塑造成自私的背叛者或是滿懷苦楚才不得不竊藥奔月的苦情女子，她的外貌刻劃卻相當一致，都是典型古代美女的象徵，而這也是現今對嫦娥的標準印象。

二、演義小說中嫦娥奔月的肇因與動機

由前言可知，由於神話本身的簡短，構成了後世對於嫦娥竊藥奔月的動機產生多種詮釋，在演義小說中亦是如此，有將嫦娥刻劃成見異思遷、自私而滿腹心計的陰險女子者，也有盡力替嫦娥解釋竊藥之合理性，對她投注同情之眼光者。在這些文本中除了《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明顯的將嫦娥醜化，書寫其竊藥動機不純，僅是自私為己之外，絕大部分都是盡量美化這個上古神話。因此即使在原始神話中有如：「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這般因竊藥遭受報應變為醜陋蟾蜍的記載，但在文人愛美之心、不忍之情作祟下，也盡可能改造傳說，使其形象維持一貫的美好。

先談在演義小說中幾種合理化竊藥奔月的說法。其一，認為嫦娥奔月乃是順應天命，合乎陰陽之理。如在《歷代神仙演義》中，因為瀟漫神仙之說，因此也將嫦娥得證天仙解釋為命該如此，無關善惡。故在文中首先鋪述嫦娥性本良善：「嫦娥小字純狐，陰為善，不求人知。」後來嫦娥無意中發現羿的不死藥，為了加強嫦娥竊藥的合理性，此處採用《靈憲》中所記錄情節，亦求卜於有黃，卜之大吉，意謂成仙之事原是冥冥中自有註定。而羿在發現不死藥被嫦娥吞食之後，東華帝君³¹又告之曰：「勿怨姮娥竊取，皆有定數。汝功行已完，合證天仙之位，故藉罡風招來也。」且附會道教陰陽五行之談：「姮娥藉子之力，居于月府。子曾有功於日，當居日宮，配合陰陽之理。」情節內容既有附會舊有傳說，又有作者的重新改寫，不但試圖合理化嫦娥竊藥的情節，又蒙上了一層濃厚的迷信神仙色彩，在「嫦娥奔月」的幾種說法中另創新局，可見作者意識對神話改寫的主導。

其二，敘述西王母寄放不死藥在嫦娥處，而后羿勸嫦娥服食之，爾後兩人一起升天。這段紀錄出現於《開闢演義》³²第四十回中。其在「嫦娥奔月」本事的記載中提到：「朝

²⁹ 鐘毓龍：《上古神話演義》，台北市：國家出版，2000年，第五十一回，頁501-511，以下若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不再重複出注。

³⁰ 李致忠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北京市：書目文獻，1988年，頁132-149，以下若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不再重複出注。

³¹ 東華帝君又稱「東王公」，是上古神話人物，也是道教的仙人之一。最早可以追溯自春秋戰國時期，為當時楚國信仰的「東皇太一」神。今略可從散佚之《神異經》、《十洲記》、《洞冥記》中發現其事蹟。

³² 《開闢演義》全稱為《新刻按鑿編纂開闢衍釋通俗志傳》，全書共六卷八十回，約九萬字。作者周游，字仰止，號五岳山人，大致明朝萬曆至崇禎間人。是以上古神話為主的通俗小說，卻又對原始神話多有



散回家，見妻出迎。手內執藥丸一顆，光焰閃灼，香氣襲人。羿問曰：『卿所執何物？』妻對曰：『此長生不死藥也。』後問其來歷，嫦娥乃說：「仙人西王母憐我孤身獨宿，夜夜到此相伴。遇月明時則呼侍女搗藥……三日前得一丸在此。命我收起，他去蓬萊探望東王公，約至半月後到此取討。」³³在此作者已將舊有神話中由羿處偷來的仙藥改為寄放，於是嫦娥無須再背負「偷竊」的罪名，後又言及嫦娥之所以吞下不死藥乃是羿的主張，見：「既號靈藥，是處可以潛形。何必拘此而自誤乎？」如此一來，嫦娥奔月乃是順應時勢，機運使然，意圖抹去了嫦娥神話背後主角性格自私的缺憾。

其三，敘述嫦娥因先被后羿背叛，在傷心欲絕之下，遇西王母助成仙一事，遂為月宮之神。此見於《有夏誌傳》：「羿性剛，頗能割愛，遂受地而遣嫦娥。嫦娥性巧而貞，好淨潔，內惡太康之鳩拙，外懼后羿之得地。心中道：『我后羿貪地忘情，不如驀地裡去竊羿不死之藥，不饑之珠而逃。』」雖然文中不改嫦娥偷竊仙藥之原始劇情，但已試圖將竊藥之因合理化，以維繫嫦娥正面之形象。而文中西王母對嫦娥所談之語：「我教羿採不死之藥，正助汝今日成仙之資。」也隱約說明了后羿之所以有緣能得到仙藥，乃是為了爾後嫦娥成仙一事做準備，誰才真正具有仙緣早在冥冥之中就已註定。

然而，在演義小說中亦有醜化嫦娥的敘事轉變。如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裡，嫦娥的形象與上述相較，開始有了巨大的轉變。文中嫦娥的身份本是「河伯夫人」，後因見到后羿氣宇軒昂，不同凡俗，她為了自己未來的地位著想，選擇棄夫而去。「且說那宓妃嫦娥自那日同河伯在水面上看見偃羿之後，暗自想道：『觀那少年惟有弓矢隨身，並無他物，為何有寶光炎上？此人後來必證天府神仙。我如今身居水國，無過是河神，不若改嫁那人，做個天仙之妻，也得名列上清，煞強如在這水底度日。』」嫦娥之心計人格在此就被大打折扣了，爾後，她又不擇手段藉機接近后羿，幾近主動求親，全無女子含蓄婉轉之美德。而羿因緣巧合求得仙藥，無奈仙藥只有一顆，如此就開啓了羿與嫦娥兩人間各懷鬼胎、互不信任的人性考驗。「『原來丹藥尚在，如何他便哄我，只說吃了。此藥既歸我手，豈肯當面錯過，仍留與他。若還分食一半，又恐不甚效驗。』竟將來併吞入腹。」起先是羿騙嫦娥仙藥已入腹中，而嫦娥在發現仙藥尚在後，原有一絲要將仙藥分食一半與羿的猶豫，也因人性自私弱點而消逝殆盡。難怪後來羿不禁嘆道：「天下狠心莫過婦人矣！」

為什麼在《七十二朝人物演義》中嫦娥的形像會變得如此負面化呢？從內容考論作者的寫作動機，發現文中充滿善惡報應之談，其大抵是藉古聖先賢的事蹟，用來警世勸善、教人為正，意圖借小說針貶嘲諷時事。故作者要將后羿特意的塑造成一位大英雄，自然是站在后羿的立場來看待「竊藥」之事，借羿因被小人所趁，無法成仙，充分展現了英雄落寞之遺憾，對照當時局勢來看，或欲托諷滿朝朋比為奸、小人得志之情勢也未嘗不可。

改造。而作者為了宣揚佛法靈驗，亦有部份荒誕不經之言。

³³ 周游：《開闢演義》，見《古本小說集成》第122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284-286。以下若引用該書皆出自此本，不再重複出注。



雖然在演義小說中對竊藥一事的敘述評論有分歧，不過談到為何羿在得到仙藥之後，不馬上吞食反讓嫦娥有機可趁，倒是採取大致相同的說法。在演義小說中，無論是正面或者負面形象的嫦娥，其個性都是秉心清靜、澄心定慮、不受塵世干擾的，如《有夏志傳》：「嫦娥幸喜清涼，心愛這個所在，著實幽雅。」，又如在《七人二朝人物演義》中：「這嫦娥原靜坐在家，每日清寧，豈只八十一日。」；相反的，羿總是風塵僕僕、滿腔熱血，斷修蛇、降白龍、誅九嬰，一刻也靜不下來。所以作者不約而同對這段神話之空白，採用了如下解釋，即服用仙藥者，必須存心靜性，滿一定的時間後，再來服用使有靈效。見《歷代神仙演義》：「此藥非可易求，即使有緣得之，亦須靜養期年，服之飛昇雲外。」，又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此藥名九轉還魂丹，服之者先要存神定慮八十一日，然後吞服，實有效驗，可以長生。」如此一來，羿必然要存藏仙藥滿一段時間，自然就合理化了竊藥發生的可能性。

肆、演義小說中嫦娥與羿的結局安排

一、悔恨

在神話裡，對於嫦娥在竊藥之後在月宮之生活如何？羿的感受又是如何？其文字是十分簡約撲朔的，「悵然有喪，無以續之。」這八個字留給後人無限的想像空間。於是在文人騷客舞筆弄墨之下，想像的空間開始放大了。如李白〈把酒問月〉中：「白兔搗藥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³⁴」日復一日只聽見搗藥的聲音，這種無聲伴隨著寂寥的身影，將嫦娥的孤寂深刻的表現出來；又李商隱則將重點擺在「悔」字上頭：「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³⁵」用孤寂的夜晚，啃蝕著嫦娥的心靈，表現出神仙亦有難遣的寂寞。

上述這種帶著淒美的懲罰結局影響甚廣，往後的文人在創作「嫦娥奔月」題材時，便時常仿效其精神筆法，於是除了在詩中，小說裡同樣有此精神的承衍。如鐘毓龍《上古神話演義》第五十一回中嫦娥就對后羿說：「要知道神仙做長久了，亦毫無意味，不過和做人一樣，即如我，而且甚苦，所以我勸你，取消這個念頭吧！」表現出與其做個寂寞的神仙，不如做個凡人就好，因為有時做仙甚至比凡人更苦，延續著傳統悲涼悔恨的嫦娥奔月結局。

二、化蟾

除了悔恨的結局之外，因為劉向《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與蟾蜍。³⁶」；《靈憲》云：「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³⁷」；詩歌〈古朗月行〉亦云：「蟾蜍蝕圓影，

³⁴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第39卷第10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年，頁19。

³⁵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神異典》第14卷第490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年，頁6。

³⁶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第78卷第521冊，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年，頁37。

³⁷ 同註20。



大明夜已殘。³⁸」諸如此類記載使得嫦娥故事的結局又呈現了另一種分枝。因為舊聞月中有蟾蜍，而嫦娥又飛昇到月上，於是嫦娥由美女變成蟾蜍這種可怕的詛咒就產生了。但是在演義小說中，即使如《七十二朝人物演義》這般醜化嫦娥的故事中，亦不見此種結局。反而是盡量將原說法改造，讓故事不再以悲劇收場，如《開闢演義》中敘述其結局為：「習習欲飛，身輕若雲，遂奔入月宮之內。羿緊攬其衣，隨之而去。妻為嫦娥，羿為蟾蜍。」雖然同為化蟾結局，不過化蟾者由嫦娥改為羿，同時羿又能與嫦娥同處在一起，可見作者對嫦娥注入同情的目光，不忍結局太過悲淒，如此一來，故事結局便有了新的突破與轉變。

除此之外，還有將嫦娥化蟾之談，解釋成嫦娥在月中，因距離太過遙遠，因此遠觀其外型彷彿像隻蟾蜍，並非是真的變成蟾蜍。如《歷代神仙演義》：「其夜月光皎潔，遠見姮娥如蟾之小。」這兩種說法都是將舊有的化蟾之談予以改造，展現出小說既能運用舊有的神話題材，又能翻空造奇之特性。

三、相會

雖然嫦娥奔月在神話中是以悲劇收場，且在前人詩詞創作中都是以描寫其孤寂淒涼之心境為主。但是，就連牛郎織女都能一年相會一次，故在長久以來都偏重記述嫦娥與羿永世無法相聚、天涯兩隔的情況下，文人對嫦娥不免動了同情之心，續而發展出浪漫的想像。這在《說郛》中已現端倪，而後代小說如《上古神話演義》：「明朝元宵夜，乃是明月團圓之日，請你用米粉搓成一個大丸，團如月，放在室之西方，對著它頻頻呼夫人的名字，如此接連三夕，夫人就可以下來和你談話了。」其情節內容幾乎全然同於《說郛》所記，僅是將文言文翻成白話再重述一遍。

除了像這種承襲舊往的情節之外，關於嫦娥與羿相會之說在《歷代神仙演義》中還有另造新說。前段已有提到《歷代神仙演義》以道教之談、附會陰陽之說，推崇成仙之傳說，必然會極力美化嫦娥奔月的結局。故在其文本中，不僅是嫦娥成仙，當配月宮；羿也一併成仙，當居日宮，而日月雖遙遙相對，但嫦娥與羿卻不必永世不得相見。「令童捧赤苓糕、太陰玄符，謂羿曰：『子食此糕，無畏真陽之火。配此符，可入月府相會。只可日就月，月不能就日也。』」道教總是好談神秘的法器與儀軌，此處亦同。於是，在雜染了道教思想的嫦娥奔月傳說裡，結局便成為當羿思念嫦娥之際，只要運用術法，即可隨時相會。「因念姮娥，趁相望之夜，縱金光自第昇天，飛入月中。……乃為鋸桂木，采冰瑜，成一所宮殿，令居，題額曰：『廣寒宮』。每夕來會時，陽和充物，月光分外晶明。」不僅將傳說中嫦娥所居的宮殿「廣寒宮」敘述成羿所造，又隱射了嫦娥與羿能夠夜夜在宮中相會，無比情濃意和。如此結局，已遠遠不同於過往悲傷的情節，顯示出在舊有題材下的新變。

³⁸ 同註 35。



伍、結語

從上述的討論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演義小說對於「嫦娥奔月」神話的描寫補綴主要圍繞在塑造嫦娥形像，描寫竊藥動機、奔月經過，以及補充嫦娥與羿之結局此三個問題面向上，顯示其取材運用已突破原始神話之長生不老意涵，使用各種觀察角度，因此即使在同樣運用「嫦娥奔月」為題材的演義小說中，也能夠呈現出各自不同的敘事特色。

為何會有這種種的轉變？其中的原因自然相當複雜，也不是經由單一神話的討論就能夠得到結果的。不過，若僅從本文中「嫦娥奔月」本身的源流探討到演義小說的發展，我們至少能夠發現以下幾點重要的影響因素。

其一，時代的流轉。從原始神話的產生，到後來寫成小說，期間跨越了漫長的年代。期間，社會的價值觀也許不同了，這就會左右神話原始面貌的呈現。最重要的是在後世不斷對神話重新詮釋下所產生的附會，逐漸的累加在原始神話上，一方面會模糊隱蔽了神話的真實呈現，另一方面又能夠運用原始素材將神話本身包裝的更為完美。就像演義小說中所出現的嫦娥奔月神話，光是嫦娥的名稱，就出現多種稱謂，這些名稱都是在後代文本中逐漸出現的。如此一來，雖然會與原始神話的距離越來越遠，但也同時讓神話變得更加豐富、合理化、以及有趣了。

其二，語言的多重詮釋導致情節內容的轉變。使用語言本身就會帶有某種遮蔽性，而神話又因時代古老，後人閱讀起來頗為不易，於是就開始出現為之做注的情況。就像高誘注《淮南子》，李善注《文選》引《歸藏》，這些注釋對後人而言又再度是一批新的材料，如此一來，多重文本就不斷產生了。而後世作者在選擇素材時，就有了不同的選擇，也就會造成故事情節的差異。

其三，作者意識的主導。即使採用同一種素材，同一句原文，亦會因作者本身的背景、思想、意圖……等等因素而讓故事有了不同的轉變。如同樣見到「嫦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這一句記載，就有羿化為蟾與嫦娥如同蟾之小這兩種全然不同的解釋，而這完全都採決於作者的自由意識詮釋。又如在嫦娥與羿的決局安排，帶有宣教意味的文本如《歷代神仙演義》與帶有警世意味的文本之間，就會出現南轅北轍的安排，這又是另一種作者意識的導入。

所以，在經過時代的流轉、作者意識的攙入、及語言的多重詮釋等種種變因之下，原始神話會在後來的小說中產生轉變也就不足為奇了。從嫦娥身份本身的附會發展、竊藥原因的多種說法到嫦娥與羿結局的改寫轉變，處處都可以見到當原始神話與歷史傳說結合之後，所謂的「神話小說」僅能維持基本的人物架構，至於其具體敘事內容，則又變成另一塊文學想像的瑰麗天地，可以任由作者去揮灑、馳騁，開創出另一種文學的意境。



陸、引用書目

一、專書

- 漢•王充：《論衡》，上海市：上海書局，1989。
- 漢•劉安著，東漢高誘注：《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晉•干寶著，黃滌明譯：《搜神記全譯》，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
-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北京：中華出版社，1981。
- 晉•郭璞撰：《山海經》，台北，世界書局，1988。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台北：藝文書局，1965。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台北，台灣商務出版，1988。
- 南朝梁•蕭統選，唐•李善注：《李注昭明文選》，台北市：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
- 明•陶宗儀：《說郛》，台北：新興出版社，1988。
- 明•周游：《開闢演義》，選自《古本小說集成》第122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清•徐道撰，周晶等點校：《歷代神仙演義》，瀋陽：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
- 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
- 《古本小說叢刊》第七輯《有夏誌傳》，北京：中華書局，1990。
- 李致忠點校：《七十二朝人物演義》，北京：書目文獻，1988。
- 艾德蒙•李區著，黃道琳譯：《結構主義之父—李維史陀》，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0。
- 竺少華，《上古神話系列小說》，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
- 袁珂：《古神話選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 袁珂，周明：《中國神話資料萃編》，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5。
- 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 張振犁：《中原古典神話流變考論》，上海市：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
- 葉舒憲：《結構主義神話學》，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
- 鐘毓龍：《上古神話演義》，台北：國家出版，2000。

二、期刊論文

- 王永寬：〈嫦娥奔月傳說故事的文化解讀〉，《中洲學刊》第3期(2008)。
- 王家歆：〈月亮神話研究〉，《國立台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學報》，創刊號(2007)。
- 李文鈺：《嫦娥神話的行成演進及其意象研究》，台灣大學碩士論文，1996年。
- 何根海：〈嫦娥奔月神話下的文化破譯〉，《池州學院學報》第1期（2008），頁47-50。
- 周濤：〈在世俗與經典之間-關於重述神話的思考〉，《民族文學研究》(2008)。
- 洪強：〈聯式與本位式的沖突：「嫦娥奔月」故事的解讀〉，《延邊大學學報》第3期(1996)，頁73-76。
- 胡萬川：〈嫦娥奔月文化新探〉，《民間文學論壇》第3期(1997)。
- 趙紅：〈羿神話的演變狀態及其文學影響〉，《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1期(2007)。



- 趙紅：〈20世紀以來嫦娥神話研究綜述〉，《寧夏大學學報》第29卷第5期(2007)。
- 趙紅：〈道教神仙信仰影響下的嫦娥奔月神話之演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第27卷第4期(2007)。
- 楊柳：〈神話時代失落的女神-嫦娥原型文化意涵的女性主義解讀〉，《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08)。
- 路慶平：〈「嫦娥奔月」神話與當代女性的逃離意識〉，《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第1期(2006)，頁174-177。
- 游佩娟：《嫦娥奔月神話研究》，中央大學碩士論文，2001年。
- 劉漢波：〈嫦娥奔月神話的現代變形與原型解碼〉，《贛南師範大學學報》第4期(2001)，頁47-50。
- 劉然、柳文文：〈從原型理論看中國月亮意象〉，《貴州工業大學學報》，第10卷第1期(2008)。

